

雙語/多語兒童父母和照顧者的 常見問題及循證為本答案

Scharff Rethfeldt, W., McNeilly, L., Abutbul-Oz, H., Blumenthal, M., Garcia de Goulart, B., Hunt, E., Laasonen, M. R., Levey, S., Meir, N., Moonsamy, S., Mophosho, M., Salameh, E.-K., Smolander, S., Taiebine, M., Thordardottir, E. (2022).

The Multilingual-Multicultural Affairs Committee



多語言多文化事務委員會

本文件有多個不同語言版本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by Lam, J. H.-Y., Kan, J. S.-L., & Wong, A. M.-Y.

目錄

我們在家裡用雙語教養孩子，但我們擔心這可能會造成語言發展遲緩。語言發展遲緩在雙語兒童中是正常的嗎？	3
我們是雙語父母。我們講主流社會（多數人使用的）語言時通常帶有濃重的口音（如由於移民），而我們講傳承語言卻十分熟練。我們正在考慮在家中以單語教養孩子，僅使用主流社會語言。這是一個好主意嗎？	3
如果雙語孩子不說話，或者與雙語同齡孩子相比，出現低於他年齡的表現，我應該什麼時候尋求專業幫助？	4
孩子三歲了，我們一直在家裡用雙語教養他。我們試圖遵循「一家長一語言」（OPOL）的原則，但我們注意到兒子在說話時會將兩種語言混合在一起。這是語言障礙的徵狀嗎？	5
我們是雙語家長，經常混合使用兩種語言（語碼轉換）。對孩子說兩種語言和用語碼轉換可以嗎？	5
我們應該讓孩子在什麼年紀接觸第二語言？我們應該等到我們的孩子先掌握母語，還是應該儘早開始？	5
如果在學校使用的語言與在家裡使用的語言不同，我應該對孩子使用哪種語言？我們應該放棄母語而只使用學校語言嗎？如果我們作為父母，放棄與孩子使用母語，但祖父母則繼續，又會怎樣？	6
我們計劃讓兒子去一所沉浸式語言學校，在那裡他可以用不同於我們的母語(第二語言)學習，並在雙語中成長。但是我們的兒子被診斷出患有發展性語言障礙。這是否顯示他不適合沉浸式語言教育？	7
我女兒能說流利的母語，但學習學校語言卻有困難。語言遲緩（障礙）有可能僅在第二語言中出現嗎？	8
參考書目	9

我們在家裡用雙語教養孩子，但我們擔心這可能會造成語言發展遲緩。語言發展遲緩在雙語兒童中是正常的嗎？

雙語兒童的語言發展與學習單一語言的兒童相似¹。雙語學習本身不會造成語言遲緩²。在嬰兒期，雙語兒童已經留意到語言之間的差異，表現出非常早期的語言學習能力。雙語嬰兒開始使用第一個音節和單詞的時間與學習單一語言的兒童大致相同。他們學習詞彙和語法的情況也類似。然而，因為孩子的總語言能力分散在兩種語言中，所以雙語發展往往看起來像是比較緩慢。

如果兒童正在學習第二語言或同時學習兩種語言，他們的詞彙發展（學習詞語）可能會比較緩慢。事實上，當單獨評估每種語言的詞彙量時，雙語兒童的詞彙量通常比單語兒童少³。然而，當用兩種語言去評估這個孩子的詞彙能力時，我們會發現其詞語數量甚至比單語孩子還要多。無論任何語言，詞彙發展與孩子從該語言接收到的詞語數量有密切關係³⁻⁵。

語言輸入以類似的方式影響早期的語法發展⁶。

與單語兒童相比，雙語兒童在使用一些語法形式時可能沒有同齡單語兒童般準確：以英語為例，這些語法形式包括：動詞時態（例如：eat/ate）、動詞屈折形態（例如：works, worked）、複數（例如：book/books），或性別（例如：he/she）¹。在具有豐富形態的語言中，雙語兒童可能會在形容詞-名詞和限定詞-名詞的協同標記（例如：西班牙語：el conejo）、格形態（例如：俄語：slon、slona、slonu；德語：der Hund、dem Hund）和體貌形態（例如，俄語：pil、vypil）在標示上與單一語言兒童不同。這些差異與跨語言的影響有關，即是一種語言對另一種語言的影響⁷⁻⁹。這些差異並不是因為語言學習困難，而是由於雙語兒童較少接觸和/或練習這些語法標示。

很多時候，雙語人士接觸兩種語言的時間並不平均，而他們之間，特別在語言表達方面，會有個別差異。此外，兒童（成人亦然）通常對兩種語言的熟練程度也不一樣。有些兒童或成人掌握傳承語言或族群語言的能力比較高一點，而這種情況各有不同，亦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改變。

語言輸入的多少影響語言能力。養育雙語孩子的父母應該為孩子提供足夠機會讓他們學習傳承語言（也稱為少數族群語言、族群語言、母語或第一語言），因為孩子在其他環境中可能未能夠得到太多傳承語言的輸入¹⁰。此外，父母必須明白，我們評估詞彙和語法時，必須包括孩子所有的語言，包括傳承語言。如果孩子只接受一種語言的評估，他對詞彙知識的多寡將無法得到準確的評估。

我們是雙語父母。我們講主流社會（多數人使用的）語言時通常帶有濃重的口音（如由於移民），而我們講傳承語言卻十分熟練。我們正在考慮在家中以單語教養孩子，僅使用主流社會語言。這是一個好主意嗎？

從出生就接觸兩種語言的兒童，通常會將這兩種語言都掌握得好，前提是他們能大量和持續地接觸到這兩種語言。此外，後來在學校學習主流社會或多數人使用的語言的兒童，如果他們的母語基礎紮實，並有足夠的支援和機會與主流語言接觸，他們就有可能學到該語言，並在學業上取得成就。

雙語學習人士的語言發展，和他們與使用兩種／所有相關語言人士進行社交活動的質和量這兩個因素有關^{4,6,11,12}。質這個因素是指雙語兒童接收到的語言準確，自然和流暢。量這個因素是指家長能夠用他們最熟練的語言，流暢而輕鬆地與孩子進行頻繁的互動。因為雙語父母對他們的傳承語言掌握得好，他們最有能力為孩子用傳承語言提供高質素的語言環境。家長在家裡說傳承語言以外的語言，並不會令孩子學習第二語言學得更好，反而會影響孩子日後繼續使用傳承語言¹³。

有些雙語兒童在家裡接觸兩種語言。有些在家裡接觸一種語言，在托兒所或學前班環境中卻接觸主流社會語言。在學前階段，與孩子開始接觸雙語的年齡這個因素相比，接觸每種語言的多少對孩子能否掌握這些語言的影響要大得多^{12,14}。這個事實讓家長能夠靈活處理引入第二語言的時間，例如在日托或學前班環境中開始。家長使用傳承語言與孩子談論他們過去的經歷，能夠幫助孩子認識他們的文化。故事還能夠養讓孩子學習敘事，而故事理解是早期學業發展的一項重要能力。

雙語兒童的主導語言的轉變可以非常突然¹⁵。即使是具有較高地位的傳承語言，如果兒童沒有足夠時間接觸，他們很大機會不會繼續使用該語言。在少數族群語言環境中，保留傳承語言更具挑戰性，因為該語言在社會中的地位較低，而且使用者很少。要保存少數族群語言不致消失，還需我們加倍努力。有些孩子不再使用他們的傳承語言¹⁶，這個過程稱為語言流失。兒童與他們的傳承語言隔絕或缺乏接觸，它便會逐漸消失。這種消失程度的多少不定，視乎使用傳承語言的機會和動機。

如果雙語孩子不說話，或者與雙語同齡孩子相比，出現低於他年齡的表現，我應該什麼時候尋求專業幫助？

與在類似語言環境中發展的其他孩子相比，如果你覺得孩子在言語和/或語言方面有困難，你應該盡快尋求幫助。

但是，要留意年幼的雙語兒童可能看起來發展比較慢，因為他們所說的每種語言僅代表他們語言知識的一部分。

必須同時出現在兩種語言中的語言障礙才能被確定為真正的障礙。然而，在不同語言，孩子語言障礙的嚴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語言障礙還可以在不同的語言和語言領域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評估必須考慮孩子已經學習或正在學習的所有語言。如果對孩子的語言發展有疑慮，請尋求專業幫助。如果學習困難僅出現在所學的第二語言中，孩子不一定有語言障礙。但是，如果孩子在使用任何一種語言溝通時持續出現困難，就可能需要一些支援。

孩子三歲了，我們一直在家裡用雙語教養他。我們試圖遵循「一家長一語言」（OPOL）的原則，但我們注意到兒子在說話時會將兩種語言混合在一起。這是語言障礙的徵狀嗎？

當兩個家長都有自己的承傳語言，「一家長一語言」（OPOL）這個原則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以確保孩子有充分時間接觸這兩種語言。然而家長沒有必要將兩種語言分開來讓孩子學習。

用（OPOL）原則教養孩子雙語確實需要很付出很大的努力，因為各種社會因素未必能夠為照顧者提供支援¹⁷。一般而言，（OPOL）原則並不能確保平衡的雙語發展^{18,19}。影響家人語言使用的因素在家庭與家庭之間的差異很大²⁰。在一些新移民家庭中，多使用傳承語言可能比 OPOL 原則更為實際和有效²¹。

當雙語人士將兩種語言的詞語或短語組合在一起時，就會出現語碼轉換。這不是語言遲緩的特徵。相反，這是一般雙語人士語言發展時出現的情況，也是雙語兒童和成人語言使用的特徵²²。雙語兒童可以分開兩種語言，但能否做到取決於他們的主導語言和社會的雙語模式^{23,24}。

語碼轉換的使用可能有多種原因²⁵：一、說話人可能無法將一個詞語從記憶中提取出來，以表達一個想法和意見。二、孩子可能會透過語碼轉換，來請大人幫忙找出一個正確的詞語來為物件命名，或表達一個意見。三、雙語兒童使用語碼轉換「（包括混合）來組織更長更複雜的句子。語碼轉換可以是正面的，因它顯示雙語兒童有能力使用來自兩種/所有正在學習的語言的詞語。

我們是雙語家長，經常混合使用兩種語言（語碼轉換）。對孩子說兩種語言和用語碼轉換可以嗎？

語碼轉換是雙語兒童和成人普遍使用的說話模式，並不是一種障礙。很多時候，父母雙方可能都會說兩種語言，並且在與對方或孩子交談時，他們自己也會切換語言，這並不會影響孩子的學習。然而，如果父母在句子中間大量切換語言，對正在學習語言中的幼童來說或許會較為困難²⁶。

語碼轉換不僅出現於詞窮時，還有實用、社會和文化原因。成年人使用語碼切換來豐富對話和互動溝通。它是一種寶貴的工具，可以讓雙語家庭成員的對話更豐富、更易於理解。兒童通常會跟隨成人在其環境中的說話模式。

我們應該讓孩子在什麼年紀接觸第二語言？我們應該等到我們的孩子先掌握母語，還是應該儘早開始？

證據顯示，如果小孩能夠持續接觸兩種語言，便可以純熟地運用第二語言。這當然也取決於語言輸入、語言取向和主導地位、語言主導地位的變化、態度等。到四歲時，兒童會更加留意到彼此交流中使用的語言¹。若能儘早開始學習另一種語言，孩子便能夠有更多時間練習。證據顯示，至少對於某些語言領域，越早開始學習雙語，便越為有利。另一方面，有些語言領域在年紀較大時可能會學習得更快。因此即使年紀較大時學習新語言（第二語言），亦可以有助保留早前認識的語言（第一語言），這當然視乎實際情況，不能一概而論²⁷。不同語言領域的學習有不同的最佳時期²⁸。在教育領域，第二語言語音系統在年幼學習效果較好，詞彙的使用和配搭（詞彙和語法成分在句子中的組合）可以較遲，語素和句法的學習則在青少年中期最佳。此外，讓孩子學習第二語言的時間通常視乎何時開始接觸此語言（例如，移居到另一個國家或入讀一所學校的時間）。

在學齡前，接觸「量」遠比第一次接觸雙語的年齡重要^{12,14}。因此，父母決定何時開始讓孩子接觸第二種/另一種語言有一定程度的彈性。

如果在學校使用的語言與在家裡使用的語言不同，我應該對孩子使用哪種語言？我們應該放棄母語而只使用學校語言嗎？如果我們作為父母，放棄與孩子使用母語，但祖父母則繼續，又會怎樣？

在使用學校語言接受教育的同時，幫助孩子繼續使用本族語言的好處很多。最明顯的好處是認識多種語言，以及保持與傳統語言族群交流的能力。對保留傳統語言的重要性，家長的看法雖然各有不相同，但必須明白，繼續使用傳統語言不會損害孩子學習社會語言的能力。我們必須鼓勵家庭使用他們的傳承語言交流，以保存他們的文化和孩子的雙語或多語能力。這樣做使孩子能夠理解和使用母語，以及明白和參與家庭文化和社區活動。保留傳承語言很多時候對父母與孩子，家人與孩子的溝通至為重要。

這裡有一些在家中學習語言的建議。例如，「一家長一語言」(OPOL) 適用於家庭中兩個家長都說不同語言的家庭。這個建議是指每位家長各自對孩子說他們自己的傳承語言。例如，如果一位家長的傳承語言是意大利語，而另一位是法語，則每位家長都只使用自己的傳承語言與他們的孩子交談。OPOL 建議來自單語學習背景，主要建議本身沒有雙語成長經驗的父母使用²⁹。然而，最重要的還是家長與孩子能夠有意義地交談，和家長能夠多與孩子說話而不感到吃力。家長需要靈活變通，考慮家庭的情況，尊重孩子的選擇，並接受可能推遲減少使用 OPOL 和增加混合語言的出現。此外，由於孩子或會漸漸忽視或疏於使用祖父母的語言，該語言可能會逐漸演變成一種傳承語言，孩子使用該語言的能力亦可能會漸漸生疏。

「在家使用少數族群語言」這方法適用於家長雙方都說同一種語言，或家長對該少數族群語言的熟悉程度至少足夠教導孩子的情況。家長雙方在家裡都與孩子使用該少數族群語言。例如，如果一位家長的傳承語言是阿拉伯語，而另一位家長也精通阿拉伯語（即使他/她的傳承語言是其他語言），則阿拉伯語將成為家長在家中與孩子交談的語言。最後也許只剩祖父母會繼續使用傳承語言。隨著所有家庭成員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社會語言，許多家庭都發現在家裡使用這種語言的時間變得越來越多。

如果家長希望孩子能夠用他們認識的所有語言溝通，家長便需要讓孩子在日常生活和不同情況下聽到和使用這些語言。孩子能夠從很多不同的人身上接觸到這些語言可能十分重要，實際可行與否視乎這些語言的性質和孩子的語言環境¹³。與其他人接觸是必不可少的。在遊樂場和遊戲小組，孩子可以從其他人身上多認識他們的語言。

我們五歲的孩子會雙語，並被診斷出患有發展性語言障礙。有人建議我們在家裡只對他說一種語言，即是學校的語言。這樣十分困難，因為他的姐姐和哥哥會說兩種語言，而我們是一個雙語家庭。我們應該接受這個建議嗎？

這個建議源自錯誤的觀念，就是患有語言或學習障礙兒童不能夠學習兩種語言。研究沒有證據證明患有語言障礙的兒童不能學習雙語。有研究反而指出，雙語系統不會妨礙患有如發展性語言障礙³⁰⁻³³、自閉症譜系³⁴⁻³⁸、唐氏綜合症³⁹、威廉綜合症⁴⁰、和聽力障礙的兒童⁴¹的語言發展。

發展性語言障礙和雙語學習都可能減緩語言發展，而雙語兒童在某些發展階段亦可能落後於單語的同齡兒童。

患有發展性語言障礙的兒童更加需要足夠的支援才能在雙語環境中學習語言⁴²。

與其停止使用母語，剝奪孩子發展該語言的能力，家長其實更應繼續與孩子一起使用他們的傳承語言。家長應該通過互動閱讀或其他語言活動為孩子提供機會學習他們的傳承語言。家長亦可以像幫助單語言兒童一樣幫助雙語孩子學習理解和溝通，例如使用視覺輔助工具，標誌和圖片，同時輔以口語示範。

我們計劃讓兒子去一所沉浸式語言學校，在那裡他可以用不同於我們的母語(第二語言)學習，並在雙語中成長。但是我們的兒子被診斷出患有發展性語言障礙。這是否顯示他不適合沉浸式語言教育？

患有言語和語言障礙的兒童能夠學習兩種語言。如上所述，研究發現，對許多患有（發展性）語言障礙的兒童，如果能夠經常接觸第二語言，學習兩種語言並不比學習一種語言更困難。研究證明，在加拿大的法語沉浸式學校出現語言遲緩的英語兒童，與在純英語學校有同樣語言遲緩的英語兒童的學業成績相近⁴²。這些研究結果表明，通過第二語言學習並沒有影響孩子的學業成績。不過，在以上情況，學校使用的其中一種語言也是母語。與以上情況不同，新移民孩子學業成就的調查結果卻參差不齊⁴³。無論如何，家長必須確保學校會盡力支援孩子的學習，為孩子提供頻密地使用學校語言互動的機會，並當孩子遇到困難時提供幫助。

我女兒能說流利的母語，但學習學校語言卻有困難。語言遲緩（障礙）有可能僅在第二語言中出現嗎？

一般人可能需要兩年時間才能建立用第二語言的基本人際溝通能力(BICS)。學習第二語言需要有豐富語境及有機會互動對話，並有非口語提示幫助理解⁴⁴。

認知學術語言水平(CALP)，意即學術語言。兒童可能需要五到七年，或更長時間才能夠掌握所需語言能力令使學術水平達標⁴³⁻⁴⁶。兒童在掌握 CALP 上遇到困難的情況並不罕見，因為兒童可能在閱讀、寫作、拼寫和其他學術領域出現困難。要確定孩子是否有學習障礙，我們需要了解學習第二語言的一般情況和進度。如果孩子需要過長的時間發展 CALP 能力，則可能需要額外補習、輔導或特殊教育，以確保他們可以從學校學習中得益。

參考書目

- ¹ Paradis, J. (2010). The interface between bilingual development and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31(2), 227-252.
- ² Lowry, L. (2018). Bilingualism in young children: separating fact from fiction. Hanen Center. Separating-Fact-fr.aspx.
- ³ Hoff, E., Core, C., Place, S., Rumiche, R., Senior, M., & Parra, M. (2012). Dual language exposure and early bilingu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39, 1-27.
- ⁴ Thordardottir, E. (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lingual exposure and vocabulary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14(5), 426-445., DOI: 10.1177/1367006911403202
- ⁵ Pearson, B. (2007). Social factors in childhood bilingu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8, 399-410.
- ⁶ Thordardottir, E.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lingual exposure and morphosyntact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17(2), 97-114.
- ⁷ Cuza, A., & Pérez-Tattam, R. (2016). Grammatical gender selection and phrasal word order in child heritage Spanish: A feature re-assembly approach.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9(1), 50-68.
- ⁸ Scharff Rethfeldt, W. (2011). Morphologische Fähigkeiten am Beispiel der deutschen Pluralbildung bei mehrsprachigen Kindern. *LOGOS*, 19, 1, 38-44.
- ⁹ Meir, N. & Walters, J. & Armon-Lotem, S. (2016). Bi-directional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bilingual Russian-Hebrew children.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Bilingualism*. 7.
- ¹⁰ Mieszkowska, K., Łuniewska, M., Kołak, J., Kacprzak, A., Wodniecka, Z., & Haman, E. (2017). Home language will not take care of itself: Vocabulary knowledge in trilingual children in the United Kingdom.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35811
- ¹¹ Hoff, E. & Core, C. (2013). Input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bilingu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Seminars in Speech and Language*, 34(4), 215-226.
- ¹² Thordardottir, E. (2019). Amount trumps timing in bilingu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Effect of input in simultaneous and sequential school-age bilingu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23(1), 236-255.
- ¹³ Place, S., & Hoff, E. (2011). Properties of dual language exposure that influence 2-year-olds' bilingual proficiency. *Child Development*, 82, 1834-1849.
- ¹⁴ Unsworth, S. (2016). Early child L2 acquisition: Age or input effects? Neither, or both?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43(3), 608-634
- ¹⁵ Scheidnes, M., & Tuller, L. (2016). Assessing successive bilinguals in two languages: A longitudinal look at English-speaking children in Fra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64, 45-61.
- ¹⁶ Polinsky, M. and Kagan, O. (2007), Heritage Languages: In the 'Wild' and in the Classroom.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1: 368-395
- ¹⁷ Hammer, C. S., Miccio, A. W., & Rodriguez, B. L. (2004). Bilingual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child socialization process. In B. A. Goldstein (Ed.), *Bilingual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disorders in Spanish-English speakers* (pp. 21–50). Baltimore, MD: Paul H. Brookes.
- ¹⁸ De Houwer, A. (2005). Early bilingual acquisition: Focus on morphosyntax and the Separate Development Hypothesis. In J. Kroll & A. de Groot (Eds.), *Handbook of bilingualism: Psycholinguistic approaches* (pp. 30-4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¹⁹ De Houwer, A. (2007). Parental language input patterns and children's bilingual use.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8(3), 411-424.
- ²⁰ Yamamoto, M. (2001). *Language Use in Interlingual Families: A Japanese-English Socio- linguistic Study*.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 ²¹ Marinova-Todd, S., Bradford Marshall, D. & Snow, C.E. (2000). Three misconceptions about age and L2 learning. *TESOL Quarterly*, 34(1), 9-34.
- ²² Brice, A. & Roseberry-McKibbin, C. (2001). Choice of languages in instruction: One language or two. *Teaching Exceptional Children*, 33(4), 10-16.
- ²³ Paradis, J., & Nicoladis, E. (2007). The influence of dominance and sociolinguistic context on bilingual preschoolers' language cho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10(3), 277-297.
- ²⁴ Iluz-Cohen, P., & Walters, J. (2012). Telling stories in two languages: Narratives of bilingual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typical and impaired language.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5(1), 58-74.
- ²⁵ Scharff Rethfeldt, W. (2013). *Grundlagen und Praxis der sprachtherapeutischen Intervention*. Stuttgart: Thieme Publishers.

- ²⁶ Byers-Henlein, K. 2013. Parental language mixing: Its measurement and the relation of mixed input to young bilingual children's vocabulary size.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6, 32-4825
- ²⁷ Blom, E., & Bosma, E. (2016). The sooner the better?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 of age of onset and its relation with transfer and exposure in bilingual Frisian–Dutch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43(3), 581-607.
- ²⁸ Granena, G. & Long, M. H. (eds.), *Sensitive periods, language aptitude, and ultimate L2 attainmen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²⁹ Palviainen, A., & Boyd S. (2013). Unity in Discourse, Diversity in Practice: The One Person One Language Policy in Bilingual Families. In M. Schwartz, & A. Verschik (eds.): *Successful Family Language Policy: Parents, Children and Educators in Interaction, Multilingual Education 7*. Dordrecht: Springer.
- ³⁰ Armon-Lotem, S., & Meir, N. (2016). Diagnostic accuracy of repetition task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SLI) in bilingual children: evidence from Russian and Hebr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51(6), 715-731.
- ³¹ Gutiérrez-Clellen, V. F., Simon-Cereijido, G., & Wagner, C. (2008).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language impairment: A comparison with monolinguals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9(1), 3-19.
- ³² Morgan, G. P., Restrepo, M. A., & Auza, A. (2013). Comparison of Spanish morphology in monolingual and Spanish–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language impairment.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6(3), 578-596.
- ³³ Paradis, J., Crago, M., Genesee, F., & Rice, M. (2003). French-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SLI.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46(1), 113-127.
- ³⁴ Gonzalez-Barrero, A. M., & Nadig, A. (2018).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The impact of amount of language exposure on vocabulary and morphological skills at school age. *Autism Research*, 11(12), 1667-1678.
- ³⁵ Hambly, C., & Fombonne, E. (2012). The impact of bilingual environments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42(7), 1342-1352.
- ³⁶ Kay-Raining Bird, E., Lamond, E., & Holden, J. (2012). Survey of bilingualism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47(1), 52-64.
- ³⁷ Meir, N. & Novogrodsky, R. (2019a). Syntactic abilities and verbal memory in monolingual and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HFA). First Language. Retrieved from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142723719849981>
- ³⁸ Meir, N. & Novogrodsky, R. (2019b). Prerequisites of pronoun use in monolingual and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HFA) and typical language developmen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syg.2019.02289/full>
- ³⁹ Kay-Raining Bird, E., Cleave, P., Trudeau, N., Thordardottir, E., Sutton, A., & Thorpe, A. (2005). The language abilities of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 *American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14, 187-199.
- ⁴⁰ Perovic, A., & Lochet, S., (2015). *Grammatical morphology in bilingual Williams syndrome: A single case study*. A poster presented at bi-SLI 2015 conference, François-Rabelais University, Tours: France.
- ⁴¹ Bunta, F., Douglas, M., Dickson, H., Cantu, A., Wickesberg, J., & Gifford, R. H. (2016). Dual language versus English-only support for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hearing loss who use cochlear implants and hearing ai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51(4), 460-472.
- ⁴² Paradis, J., Govindarajan, K., & Hernandez, K. (2018). Bilingual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from Newcomer Families. Available at https://era.library.ualberta.ca/items/d53d7b1b-c4d6-4d2f-a595-3ac2ecd8a52c/view/229ca8a8-b060-473d-89a5-93cfc7b9e652/Bilingual-20ASD_FINAL_SummaryReport_05MAR2018.pdf.
- ⁴³ Thordardottir, Elin. (2017). Are background variables good predictors of need for L2 assistance in school? Effects of age, L1, amount, and timing of exposure on Icelandic language and nonword repetition sco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3. 1-23. 10.1080/13670050.2017.1358695.
- ⁴⁴ Cummins, J. (1991). Conversational and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bilingual contexts. In J. H. Hulstijn & J. F. Matter (Eds.), *Reading in Two Languages*. AILA-Review 8/91 (pp. 75-89).
- ⁴⁵ Baker, C. (2011). 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 ⁴⁶ Vogl, L. (2013). Tips for assessing bilingual children as a monolingual SLP, ASHA Leader. Available at <https://blog.asha.org/2013/11/26/leisha-vogle-assessing-bilingual-children-as-a-monolingual-slp/>.